

光明戲劇叢書

V

董小宛

五舒
幕湮
劇著

光明書局印行

宛 小 董

(劇悲大幕四)

著 涇 舒

董 小 宛

(四幕大悲劇)

(全一冊)

著 者 舒

涇

發行者

代 表 人 王 子 澄
光 明 書 局

發行所

光 明 書 局
總店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廣州漢民北路一三八號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發行

目次

一	本事	：	：	：	：	：	：	：	：	：	：	一	—	四
二	劇本	：	：	：	：	：	：	：	：	：	：	五	—	一六〇
三	人物事略	：	：	：	：	：	：	：	：	：	：	一六一	—	一七六
四	後記	：	：	：	：	：	：	：	：	：	：	一七七	—	一九五
五	歌譜	：	：	：	：	：	：	：	：	：	：	一九六	—	二〇〇

「董小宛」本事

一

董小宛，明末秦淮樂籍中奇女子也。神姿艷發，資質巧慧。性嫻靜，平居輒有紅粉飄零之感。有如皋冒辟疆者，與桐城方密之，宜興陳定生，歸德侯朝宗，時稱四公子，風流卓犖，映照一時；目睹宗社鼎沸，朝政昏亂，奸佞弄權，舉世混濁，不得不以昭昭之行自潔，乃思以清議匡正扶危。崇禎己卯，辟疆應試來金陵，聞於曲苑茗樓，耳小宛名，與密之屢訪不晤，而董已久聞冒子南中名士，心嚮甚久。一日，名姬顧橫波，集南曲羣芳，設盒子會於所居眉樓，小宛適自姑蘇返抵青溪，遂與柳如是、李香君偕往，粉黛笙歌，小宛不勝酒醺，竟醉。迺辟疆偶臨，橫波密之力爲引介，相見曲欄花下，四目凝視，兩情融洽，嫻慢不語，實以傾心。無何，小宛以母召，悵然遽別。吳大尾者，東吳清流盟主，與辟疆善，忽走報賊寇猖獗，關外遼陽初陷，胡虜舉兵犯關，聞黨餘孽阮大鍼，潛伏南京，陰謀作亂，籌必爲國除奸。語次，大鍼竟至，邀橫波登畫舫小飲，驟覩座上清流，窘迫無似，片語齟齬，繼之動武。阮不敵，悻悻而去。於是清流與大鍼交惡愈深，禍根伏矣。辟疆以國勢岌危，憂時若瘡，無心纏綿月，

決啓程赴襄陽乃父軍中。

二

流賊陷襄陽，辟疆痛專人身陷兵火；翌年奉親歸里，道出吳門。時適小宛喪母抱病，屏絕鉛華，鐫戶索居；相隨左右者，惟侍婢紫雲一人而已；而佻倖豪家，復倚勢凌侮，小宛雖念辟疆，第飄零梗阻，寄訊無由。虞山錢牧齋，風流教主，素期許辟疆，又愛小宛俊識，憐其境遇，令姬人柳如是，親至半塘，以伴小宛。偶月夜，辟疆泛棹虎丘，至桐橋，見水濱危樓，詢舟子，知爲小宛所居，驚喜欲狂，捨舟過訪。既登樓，則燈施無光，藥鐺狼籍，小宛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下如雨，兩情繾綣，互訴衷曲，便覺神怡氣暢，宿疾痊瘳，互相傾蓋，訂重來之約。不意大局緊迫，史可法召辟疆馳赴淮陽監軍，辟疆蒿目時艱，立志以身許國，晝夜來與小宛別。小宛堅以身從，誓謂此身如江水東下，斷不復返。正躊躇不決，如是挺身效古押衙之行，願爲小宛料理一切，並規劃南京落籍諸事。辟疆激於風義，感小宛之誠，不忍獨負一女子，隨之俱行，遂締良緣。

三

北都陷，弘光南京接位，槐國衣冠，狐鼠橫行，香君被擄入宮，君臣日惟歌舞荒

地；而清兵直下，破揚州，史可法殉國，金陵危殆。時阮大鍼館兵部，提督江上，有言及清事，輒以爲無慮，且欲用清兵剿左良玉。辟疆小宛以江北事急，竄身金陵，栖遲牧齋如是家，適與阮遇，大鍼冷語諷嘲，復欲辟疆屈身門下，辟疆慷慨陳辭，正義磅礴，阮不禁語塞。乃爭議未定，清兵竟已渡江，直薄城下，弘光倉皇出走，香君得間出宮，急報凶耗，大鍼聞訊遠颺，辟疆則攜小宛問道返里，謀舉義師，而牧齋徃踴躍，竟作迎降之計，如是羞憤，投水以死。

四

明室既屋，瞿式耜方密之輔弼永曆帝於粵西，辟疆又以兵敗偕小宛亡命海鹽，時遇漂搖，流離疾苦，小宛因勞瘁，久抱沉疴。轉瞬七年，而河山變色，斗換星移，辟疆偕寒家園，從此隱居不出，忠貞自勵，當事屢荐於朝，皆不就。先是，橫波已嬖龔芝麓，龔既降清，遣橫波之如皋婉言勸駕，辟疆無意用世。小宛復責以大義，凜然亮節，橫波爲之汗顏遁去。會有其族人冒啓者，素無行，不齒於鄉黨，圖劫持辟疆以自重，乘間設詞遊說，撓辟疆之怒，痛斥之使去，致生芥蒂。時方密之痛國事凋瘵，入山爲僧，忽奉延平王鄭成功命，徵辟疆赴閩。辟疆雖報國有心，第以小宛纏綿病榻，何堪遠離，乃踟躕維谷之際，縱騎猝踵門索逋，蓋冒啓之密報也。小宛不忍夫壻身繫

綫縲，欲以身代，相持爭執，竟至勃谿，卒逮辟疆以去。小宛憤極罵賊啜血，自知不起，與辟疆訣別，勉以潔身自好，毋負國家。俄而，燈紫冷翠，香殞繁紅，春草方生，綺羅竟盡。從此藍橋夢斷，志士淒涼，巖峻海深，寄恨綿綿，而霜雪正氣，固足千古矣。

【時代】明崇禎十一年（己卯）至清順治八年（辛卯）之間

【地方】江南的南京、蘇州、如皋一帶

【人物】

董小宛

顧橫波

柳如是

方密之

李香君

吳次尾

阮大鍼

錢牧齋

紫雲

蘭兒

張魁官

馬二

朱氏
王解子
王妻
冒 罄
豪僕甲、
衙役甲、乙、丙、丁
書、僮

前致辭

（當前奏曲響起了，絨幕還低垂着，黑暗侵蝕了舞台，一位朗誦者在幕後，用那抑揚有致的聲調，爲觀眾們介紹着這一幕史劇。）

朗誦者 諸位：我和你們講一段久遠的前代的故事。一會兒將在你們眼前出現的那些劇中人，現在都久已死亡，在荒烟蔓草中的古墓裏躺着他們的朽骨。但，有些人却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有些却遭萬世的唾罵。今天我們所描寫的不過是歷史的洪流中一點泡沫，他們的生死榮辱，固然在今天看來已經不是重要的，但是它留給後代的影響却比事實的本身意義更重大。這些志士們雖然壯志未酬，但是他們的凜然正氣，照耀千古；他們的熱血，灌溉了民族的生命；他們的感召，造出無數民族英雄，前仆後繼，終於成功。這樣纔延續了民族的生命，發揚了民族的光榮，所以他們雖然沒有及身成功，但是他們是在後世成功的。他們並未失敗，他們的光輝的事迹，喚起了在寇虜統治下三百年間不斷的抗爭，鼓動了太平天國的起

義，更孕育了辛亥革命的成功！諸位，請你們昂起頭，我們一同高呼：「爲國復
讐，雖百世可也！」站起來吧，跟着我們偉大的先民的足跡，向着民族的原莊大
道前進！

——幕啓

第一幕

南京秦淮舊院，顧橫波所居的眉樓。

綺窗綉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烟繚繞，簾馬丁當。正西一排明瓦長窗，中間一扇洞開。外爲迴廊，有石階下降，可泊畫舫。欄外即秦淮河。河房對岸植楊柳數株，臨風搖曳。廊下花草扶疏，懸芙蓉雀一對，百靈鳥一頭。

左門通內室。右門通石壩街，外客自此出入。

壁間懸屏條字畫。有楹聯云：「淚海生桑如此江山奈何帝。眉樓話若無多煙月可憐人。」

幕啓時，廊上簾垂，河房內幽黯不明。微薄之晨曦自欄外射入，隱約可見室內陳列。隔室有琵琶彈奏聲。

少時，張魁官吹簫緩步自右駛入，腕上提一小竹筐，內貯茉莉花。

張魁官 怎麼靜悄悄的人影兒也不見？（走到廊上）怪不得。簾子還垂下，她們以爲辰光還早呢。（把簾子捲起，室內大明）

（蘭兒自內室走出，捧着花瓶。）

蘭兒 張魁官，你來得好早！

張魁 早呀？我以為還來晚了呢。

蘭兒 茉莉花兒帶來了嗎？

張魁 那還誤得了？我張魁官每天一清早就起來替顧姑娘忙這個，弄那個，換花兒，

點香爐，拂拭琴几，收拾屋子，那一椿費你們操過心？

蘭兒 你人真好，不但我們感激你，連這裏的貓狗都喜歡跟你親熱。

張魁 蘭兒，你喜不喜歡跟我親熱？

蘭兒 （嬌羞態）……

張魁 這朵最美麗的花是送給你的。

蘭兒 （拾起筐內茉莉花）花兒真新鮮，我們姑娘最愛這個，快插在瓶裏罷。

張魁 （把花插入瓶內）蘭兒，你怎麼今天打扮得這末漂亮？

蘭兒 你知道今天姑娘作東，賽盒子會。

張魁 （笑）哦，我說呢！

蘭兒 一會人全來了，請你幫着我快收拾收拾。

張魁 今天輪着她的東道，請了那些姑娘？

蘭兒 都是些最要好的手帕交小姊妹。聽說有柳如是柳姑娘，李香君李姑娘，還有剛

從蘇州回來的董小宛董姑娘。

張魁 董姑娘又回來啦？

蘭兒 是的。你快弄罷，待會來不及，姑娘又要怪我。

（琵琶聲停，顧橫波在內聞語聲問話。）

顧聲 是誰在外頭呀？

蘭兒 張魁官來啦。

顧聲 花兒送來了嗎？

張魁 新摘的茉莉花，朵兒又大，又香，好着呢！

顧聲 哦，我出來看看。

（顧橫波湊裝自內出，梳洗未畢，雲髻微亂。）

蘭兒 姑娘，您還不換上衣服？

橫波 我忙着練曲子，倒忘了。（頓）魁官，我們今天做盒子會，你別走開，要你幫

忙呢。

張魁 聽姑娘的吩咐。

橫波 蘭兒，你去看看我的盒子可曾整治好麼？（蘭兒欲下）還有上好的片茶，看明

了沒有？

蘭兒 是。(下)

張魁 顧姑娘做事真遇到，怕這回仍舊是您贏了東道。

橫波 那都會這末稱心如意呢？

張魁 準會的！這秦淮河裏裏外外，提起眉樓，真是誰個不知，那個不曉？您這第一

名祇包在我張魁官身上。

橫波 這次盒子會可說不定。那位董小宛姑娘，人才伶俐，容貌娟秀，食糖茶煙，樣

樣精通，只怕她最有希望。

張魁 董姑娘雖樣樣都好，怕總比不上姑娘。

橫波 你總是向着我說話。你知道，我不久就要離開這兒，也沒心思去和她們爭奇鬥

妍了。

張魁 姑娘，您要離開這兒啦？是有了什麼喜訊嗎？

橫波 這勾欄院中終不是我們長久待的地方。這幾年來我也真夠厭倦的。

張魁 恭喜姑娘脫了風塵！但不知這位新姑爺是——

(蘭兒上。)

蘭兒 姑娘，什麼都整治好哩。您快梳洗去罷。

橫波 魁官，你去催請董姑娘和柳姑娘李姑娘們，早點來做會。

張魁 我這就去。(下)

橫波 我要痛痛快快的熱鬧一下。蘭兒，你告訴門子，我今天是不接待客人的。(下)

蘭兒 好，我拾完了就去。

(蘭兒收拾河房，低哼着曲子。半晌，外邊響着一片女人嘻笑的声音。蘭兒啓門，柳如是、李香君捧着盒子，蜂擁而入。)

蘭兒 姑娘，柳姑娘和李姑娘來啦？

(顧橫波梳洗完畢，又換了一身鮮華綺麗的衣服出。)

橫波 (興奮地和柳如是、李香君擁抱) 哦，柳姊姊，香妹妹，你們都來啦！我三派

張魁官去催請呢。

柳如是 我們剛在鈔庫街看見張魁官，他現在到董妹妹家去了。

李香君 真巧。他還說姊姊今天起了一個早，模樣很高興。是不是有什麼好消息悶着人？

如是 怕又是你的生日罷？

橫波 我的生日早過了。

李香 那末，我猜這一定是你的喜事。

橫波 哪兒話！我倒要先吃香妹妹的喜酒呢。妹妹這樣的姿色容貌配上侯朝宗侯公子